

現我的嘴與我的心靈進行一次問答似的遊戲：

● 嗨，朋友我該如何地稱呼你？

隨你高興，名字僅是概定我形樣的符號，我需要的——認識我的靈魂。

● 你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的養分該是什麼？這或許是個倫理學吧！

我不認為人與人間會有什麼和諧，如果有，那也是假面的舞蹈。因為人與人間是無法地了解，無法給予完全的「愛」。了解和愛在我認為即是人類和諧的基本泉源。

● 請問妳對「愛」的解釋：

「愛」是偉大但抽象的字眼，它是心靈中廣瀚深沈最潔淨的字眼。它的誕生與生命同為一根源，不幸地，它並未隨生命的增長而擴大，往往却被某種利圖所絞殺。「愛是一切。為此，對於那有愛的人而言，任何事物本身都不再有意義，它唯一的意義是愛給予它的解釋。」

● 請問妳對於傳統道德的看法：

或許我存有某種東方的含蓄與純樸，我尚不敢對傳統道德有多大的反抗。不過我一向不遷就已肯定的價值，一切價值隨著時間而重新估計。

● 請問妳對神信仰嗎？

不，我不信神。神總將人們的冀望託向天國，而抹殺了人存在的意志，衝創的意志人，必須自我的提升，尋求自我的超越！

● 請問妳的繪畫？

繪畫對我往往是痛苦的而非喜悅的，但那是重要的。繪畫對我是一種自我探求以及挖掘。或許我可以如是強調：因我繪畫而我存在。

● 在人生的道途中，你扮演什麼角色？

「生命是空無的」沙特如是說。生命的誕生以至終結，基本上沒有多大差別。平庸的生存平庸的死亡，從哭聲而至哭聲，喧嘈的空白到空白——這是我所不願意的。我一直想尋求自我的提升。由是：

我飛向未來，飛得太遠了；恐怖攫取住我，

當我張目四望；看，時間是我唯一的伴侶。

深夜，我出外看星；瞧，星星照射著我開拓的道路。

向著遙遙的未來我的精神投向虛空。我，我並非扮演著丑角。

# 也是一番激盪後的

紀淑珍



日子奔逝，沉寂了一季的心靈，也該放出新鮮的花蕊，迎接處處新生的喜悅！

芳草濃綠，春來依依，絢麗平淡總該怡然接受！生命中生活的情趣是多麼重要，閃跳在內心的音符及色彩盡有不同，——美麗醜陋——勿須有色眼光對待，內心的善良純真終較什麼都來得好些。

有霧的日子，該是星星閃耀在天空，夕陽奔灑金黃，微風輕輕婆娑林梢，也是我沈思、微笑、蹦跳，心儀已久明朗的日子。

少年時，多少夢幻，盡付煙塵中，也曾掬滿一把溫馨，送給我心中可愛的友人。也曾促膝漫談、讓生命的色彩，美憶的痕跡，刻苦的體驗，迴響於年輕的日子。

忘不了，童年嬉戲、稚真！風箏遨翔有風的青草原，春花開放、夏日、小溪拍拍的水響，逝去了童年，也訴說著綿綿的故事，更告訴了我秋天淒美的情話，而冬天也緊接著來臨。終日碌碌，渴望的靈魂，怎能一任自己的茫然。踐踏，須知萬事萬物盡在一心而已！

但願：

我的內心平靜、充實，也是一番激盪後的可愛！

望月上柳梢，星移物換，有所感記于三月

紀淑珍給 H.C.

C.M.C.

## 自我問記

